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天妃娘媽傳 第二十回 林真人云頭大戰

卻說漢將軍李茂引大軍直抵大同，黃金、朱紫聞朝廷救兵已至，出營迎接。各敘禮畢，李茂召黃金、朱紫而向之曰：「向者賊勢如何？李節度御之之策如何？又何為而被擒也？」黃、朱二人答曰：「賊之來也，全不憑其力，而致之敗也，亦不由於戰。彼日我軍會賊眾於大同之西，排列未成，賊犯鋒而進，戰不上數合，賊將敗走，我驅兵從之。但見陣後閃出一將，以黃巾裹頭，身著黃袍，手中並無兵器，只持一青松枝，見我師追逼近前，只用松枝一招，那大小黃猴，不知其幾千百萬，亦不知其從何處而來。拔木為旗，折枝為戟，我攻其前，彼出於後；我敵其左，彼出於右，力不可用，策無所施。此大軍之所以潰敗，二將之所以被擒也。」李又問之曰：「近來賊勢何如？」二人答曰：「賊自得勝而歸，氣驕益甚。某常使細人探討其情，約束不知，軍馬散處而無伍；宴飲無休，晝夜流連而荒亡。且三日一出，五日兩出，或繞營而即散，或叩關而迭還。來時只於不測，去時只以須臾。」李曰：「汝何以御之？」二人曰：「某自困敗之後，見勢不敵，只牢閉關門，朝懸旗號，夜謹巡綽，來則只自堅壁，去則不出追兵。」李又問曰：「亦知二將之消息何如？」二人曰：「二將生為虜擒，義不屈辱。虜亦不敢肆虐，聞其送入弱水矣。」李聽罷，入見二郎曰：「賊人驕傲荒佚，而不習軍伍之事，其所恃者惟妖。聞其術亦似高，法師倘不大展其法力，未易勝也。二郎曰：「隊伍之事，將軍為政；法術之事，小道為政。第願將軍紀律嚴明，軍士用命，臨機應變，諒此行虜必不得全師以歸矣。」由是李即差人下戰書，一面傳命厲兵秣馬。二郎就於幕中設了香案，告禱於真人爐前。那西番聞漢師救援已至，乃率牛殺馬祭賽毛公，遂約明日會戰。遞書小卒回報，李即請二郎問計。二郎教其是晚調撥各營兵馬，去各路埋伏；命黃金帶輕兵五百，伏於大同之北，各帶火箭，俟南風大起之時，應號而發；又召朱紫帶輕兵五百，伏於大同之南，多藏旗幟金鼓，伏藏火炮於地，俟賊眾奔至之時，應號而發，又召驍勇將萬敵帶兵五百，去伏於大同之西南，鑿地為陷，俟賊至之時，憑計而行。又召破敵將軍全勝帶兵三千，伏於大同之西北，多積乾柴，各火炬一把，俟臨期應計而行。分發各路埋伏去訖，只留兵八百護衛本營。李曰：「兵太分則勢孤，丑虜進不顧後，死不旋踵，今吾只留兵八百，倘彼大眾衝突，吾將何以御之？」二郎曰：「將軍只事調理嚴明，番兵之來，小道自有以御之。」李即如計調遣去訖。二郎復謂李曰：「明日將軍一面提兵前行，小道帶兵八十於營後建一大壇，以應午時之用。」李曰：「兵既寡矣，法師又托而後行，此何意也？」二郎笑曰：「對壘之時，即不用只兵寸鐵，定縛巨魁於麾下，乃為奇矣。」李心中終不釋然。

至次早，引兵出大同，向西而屯。番兵見漢兵已出，亦盡出兵望大同，向東而屯。未及交戰，二郎乘馬，帶八十人各立五色旗幟，分立於八方，旋入營內，調其餘軍，各依八方對面而立一定。囑李曰：「臨事勿懼，此良將對敵之第一要也。」李應諾。二郎遂退於營後，親立大壇之上，左樹一大旗，手中執一羽扇，跣足而立。番將陀摩呢見漢兵不多，不以為意，首出一將，直引番卒衝突而來。李引兵迎之，鬥上二合，李即遁走入營。摩呢見兵敗走，盡揮本部直搗漢營。但見人至營中，並不見一人。番將心中大疑，便引兵回，見四面狂風大起，飛沙走石，左衝右突，並不得出，被李擒之。後軍見前軍有失，傾營而來，那妖猴搗其腋毛，以口噓之，漫天皆猴子猴孫，李當不住。二郎在壇上把香囊一扣，真人輒見於雲頭。猴精見了真人，即飛身乘雲而上，來鬥真人。卻被二郎把扇一招，倏然南風大起，以旗輕搖，電火四發，那猴燒得無處逃生。番兵大敗，死擁毛公望南而走。才到南谷口，被黃金擁著伏兵，順風將火箭亂射，番兵帶箭而逃走，風疾火熾，死者無數。急又望北而走，走到北陵，朱紫命了伏兵，盡插旗幟，金鼓齊鳴，番兵捨死直前，紫命盡點火炮，一齊從地而發，犯者皮爛毛銷。那猴見勢不得已，引兵望西北而走，李縱兵而追之，猴走至西坪險處，見前面盡是乾柴，塞了去路，急欲回時，又被全勝各舉炬將柴縱火盡燒，番兵死者不可勝數。後兵迫至，猴搶條血路，望西南而逃，走不上數里，番眾死者十有七八，猴力窮盡，回視隨從不上二十人，盡帶傷損。猴心中思曰：「吾之所以不早逃去者，欲保全此眾矣。今大眾已死亡殆盡，吾復何顧之有？且輕身奔回國中，另作他圖。」正躊躇間，忽見後追兵將至，再走數步，見前面漢將萬敵又領一兵迎戰，猴發大怒，奮力與戰，戰上數合，敵佯敗，且戰且走，猴招後兵隨之，趕上半里許，轉過一坪，番眾盡陷於坑。猴見隨從並無一人，乃蹣跚飛騰而去。真人遣天兵追之，妖猴捨命而走。

二郎見番兵大敗，乃下壇入於營中，見李將軍追趕未還，命守營諸將將番將陀摩呢置於檻車之中。須臾，李領得勝兵馬回營，各路埋伏兵將，一時俱到，各獻首級。李命將各人登注於紀功簿，收兵回入大同。大勞軍士，諸將論功受賞，一面差將陀摩呢並所斬首級，押送京師去訖。

二郎詣李賀功，李曰：「今日若非法師，則不佞幾乎踵二將之後行矣！」二郎曰：「國家之福也，將軍之威也，亦諸將之勞也。小道徒袖手觀成而已，何能之有？」李笑曰：「孔子稱孟之反不伐，不佞謂法師有焉。」二人相與歡甚，乃宰豬羊，設祭於真人爐前畢，遂設酒與二郎及諸將飲於帳中，各各暢飲，至醉而止。有詩為證：

同關試一臨，虜騎落西城。
不料螳螂臂，敢當車轍經。
塞出邊月近，戰苦火雲深。
登壇談笑頃，蠻怪化灰塵。